

荀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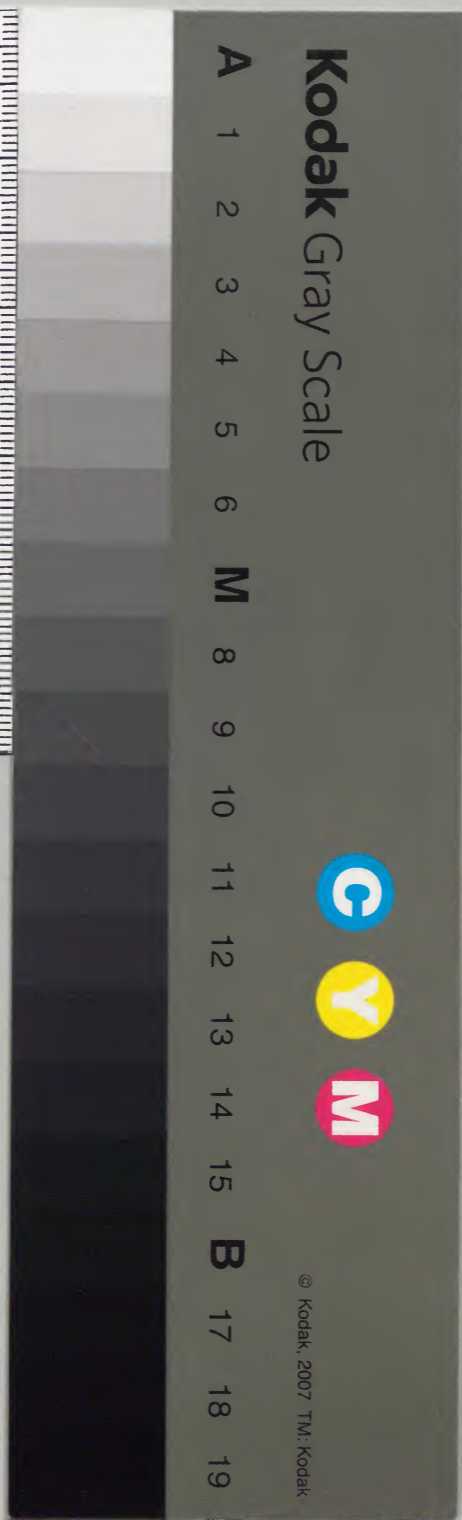
三四



| | | | |
|-------|------|----|-----|
| | | 五二 | 漢書門 |
| 一〇六〇〇 | 五二〇〇 | | |
| 冊架函號類 | | | |

| | | | |
|------|----|----|--|
| 庫文閣內 | | | |
| 二五 | 五二 | 漢書 | |
| 函 | 〇〇 | | |
| 四〇〇 | | | |
| 架冊號類 | | | |

| | | | |
|------|----------|------|--|
| 內閣文庫 | | | |
| 番號 | 漢 | 5220 | |
| 冊數 | 10 (2) | | |
| 函號 | 298 | 34 | |



荀子卷第三

唐大理評事楊倞註

淺草文庫

非相篇第五

相視也、視其骨狀、以知吉凶、貴賤也、妄誕者多、以此惑世、時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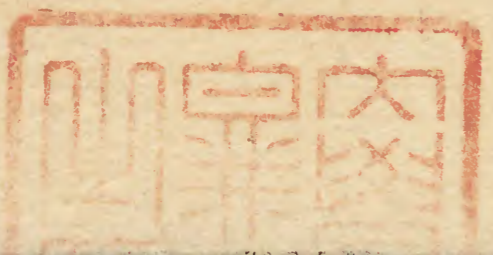
或矜其狀貌、而忽於務實、故荀卿作此篇、非之、漢書刑法家有相人二十四篇、

相人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道古者有

姑布子卿、姑布姓、子卿名、相趙襄子者、或本無姑字、今之世梁有

唐舉、相李斯、蔡澤者、相人之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

妖祥、世俗稱之、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



載三言者故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
深非之也故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
術道形不勝心心不勝術術正而心順之則
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為君子也形相雖
善而心術惡無害為小人也君子之謂吉小
人之謂凶故長短小大善惡形相非吉凶也
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蓋帝堯長帝舜
短文王長周公短仲尼長子弓短子弓蓋仲
子也言子
者著其為師也漢書儒林傳馯臂字子弓江
東人受易者也然馯臂傳易之外更無所聞

荀卿子論說常與仲尼相配必非馯臂也馯音寒昔者衛靈公有臣

曰公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尺焉廣三寸鼻

目耳具而名動天下面長三尺廣三寸言其
狹而長甚也鼻目耳雖

皆具而相去踈遠所以為異名動天下言天
下皆知其賢或曰狹長如此不近人情恐文

句誤楚之孫叔敖期思之鄙人也杜元凱云
期思楚邑

名今弋陽期思縣鄙人郊野之人也突禿長左軒較之下而以

楚霸突謂短髮可凌突人者故莊子說趙劍
士蓬頭突鬢長左左脚長也軒較之下

而以楚霸言修文德不勞甲兵遠征代也說
文云軒曲輻也鄭注考工記云較兩輻較上

出式者詩曰倚重較兮葉公子高微小短瘠行若將不

勝其衣葉公楚大夫沈尹氏之子食邑於葉名諸梁字子高楚僭稱王其大夫稱

公白公亦是也微細也葉音攝然白公之亂也令尹子西司

馬子期皆死焉白公楚太子建之子平王之孫子西楚平王長庶子公子

申子期亦平王子公子結葉公子高入據楚誅白公定楚

國如反手耳仁義功名善於後世故事不揣

長不揆大不權輕重亦將志乎心耳契與絜同約也

謂約計其大小也絜戶結反莊子匠石見櫟社樹絜之百圍權稱也輕重體之輕重也言

不論形狀長短大小肥瘠唯在志意修飾耳長短小大美惡形相

豈論也哉且徐偃王之狀目可瞻焉徐國名僭稱王

其狀偃仰而不俯故謂之偃王周穆王使楚誅之瞻焉言不能俯視細物遠望纔見焉尸

子曰徐偃王有筋而無骨仲尼之狀面如蒙俱俱方相也其首蒙茸

然故曰蒙俱子虛賦曰蒙公先驅韓侍郎云四目為方相兩目為俱俱音欺慎子曰毛嬙

西施天下之至姣也衣之以皮俱則見之者皆走也周公之狀身如斷

菑爾雅云木立死臯陶之狀色如削瓜如削

之瓜青闕天文王臣在闕天之狀面無見膚十亂之中言多

世說新語

卷之三

三

鬢髮蔽其膚傳說之狀身如植鰭植立也如伊尹

之狀面無須麋麋與禹跳湯偏勞十年不窺

其家手不爪脛不生毛偏枯之病步不相過

人曰禹步鄭注尚書大傳湯半體枯呂氏春秋曰禹通水濬川顏

色黎黑步不相過也堯舜參牟子參與眸同

有二瞳之相叅也史記曰舜目重瞳重瞳蓋

堯亦然尹子曰舜兩眸子是謂重明作事成

法出言成章當時傳聞今從者將論志意比

類文學邪直將差長短辨美惡而相欺傲邪

從者荀卿門人問將論志意古者桀紂長巨

文學耶但以好醜相欺傲也

姣美天下之傑也筋力越勁百人之敵也好姣

也倍萬人曰傑越過人也勁勇也然而身死國亡為天下大僂

後世言惡則必稽焉僂與戮同稽考也後世

是非容貌之患也聞見之不衆論議之卑爾

亦非以容貌害身言美惡皆非所患今世俗

之亂君鄉曲之僂子方言云僂疾也又曰慧

巧慧之子也莫不美麗姚冶奇衣婦飾血氣

態度擬於女子說文曰姚美好貌冶妖奇衣珍異之衣婦飾謂婦人之飾

言輕細也擬於女婦人莫不願得以為夫處

子言柔弱便僻也士者未取妻之稱易女莫不願得以為士曰老婦得其士夫弃

其親家而欲奔之者比肩並起然而中君羞

以為臣中父羞以為子中兄羞以為弟中人

羞以為友不必上智皆知惡也俄則束乎有司而戮乎

大市犯刑法為有司所束縛也莫不呼天啼哭苦傷其今

而後悔其始苦傷今之刑戮悔其始之所為是非容貌之患

也聞見之不衆論議之卑爾然則從者將孰

可也問從者形相與志意孰為益乎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

事長賤而不肯事貴不肖而不肯事賢是人

之三不祥也言必有禍災也人有三必窮為上則不

能愛下為下則好非其上是人之一必窮也

鄉則不若借則謾之是人之二必窮也鄉讀為向

若如也謾欺知行淺薄曲直有以縣矣然而

仁人不能推知士不能明是人之三必窮也

曲直猶能否也言智慮德行至淺薄其能否與人又相懸遠不能推讓明白之言不知已

之不及也 知音智行

人有此三數行者以為

上則必危為下則必滅詩曰雨雪漙漙見

聿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此之謂也

詩小雅角弓之

篇今詩作見 晁曰消蓋聲之誤耳 晁曰氣也

遺讀為隨婁歛也言雨雪漙漙然見日氣自

消喻欲為善則惡自消矣幽王曾莫肯 人之

所以為人者何已也 已與以同問何以謂 曰

以其有辨也 辨別 饑而欲食寒而欲煖勞而

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

待而然者也

不待學而知

是禹桀之所同也然則

人之所以為人者非特二足無毛也以其有

辨也今夫猩猩形笑亦二足而毛也

猩猩獸似人而

能言出交趾形 然而君子啜其羹食其

笑者能言笑也 哉 齧

也禽獸無辨故賤 故人之所以為人者非特

以其二足而無毛也以其有辨也夫禽獸為

父子而無父子之親有牝牡而無男女之別

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於分 有上下親分

莫大於禮

分生於禮也

禮莫大於聖王

聖王則制禮者

言其人存其政舉

聖王有百吾孰法焉

問聖王至多誰可為

法故曰文久而息節族久而絕

文禮文節制度也言

禮文久則制度滅息宗族久則廢也

守法數之有司極禮而

禡禡解也亦有司世世相承守禮之法數至於極久亦下脫也易曰或錫之鞶帶終朝三

禡之言此者以喻久遠難詳不如隨時興治禡直吏反

故曰欲觀聖王

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

後王近時之王也

然明白之貌言近世明王之法則是聖人之跡也夫禮法所興以救當世之急故隨時設

教不必獨拘於舊聞而時人以為君必用堯舜之道臣必行禹稷之術然後可斯惑矣孔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故荀卿深陳以後王為法而審其所貴君子焉司馬遷

曰法後王者以其近已而俗相類議卑而易行彼後王者天下之君

也舍後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猶舍已之君而

事人之君也故曰欲觀千歲則審今日欲知

億萬則審一二欲知上世則審周道欲知周

道則審其所貴君子謂已之君也審故曰

以近知遠以一知萬以微知明此之謂也夫

妄人曰古今異情以其治亂者異道而眾人

惑焉彼眾人者愚而無說陋而無度者也其言

愚陋而不能辯說測其所見焉猶可欺也而

况於千世之傳也傳傳妄人者門庭之間猶

可誣欺焉而况於千世之上乎聖人何以不

欺曰聖人者以已度者也以已意度古人之

不欺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今之人情度

欲惡皆同豈其以類度類類種類謂以說度

治亂有異也

功以言說度其功業也以道觀盡以道觀盡物之理儒

善而全盡謂古今一度也古今不殊盡可以

今異類不悖雖久同理言種類不乖悖雖久

情平類不悖雖久同理而理同今之牛馬與

古不殊何至故鄉于邪曲而不迷觀乎雜物

而不惑以此度之以測度之道明之故向於

物炫耀而不五帝之外無傳人外謂已前也

感鄉讀為向非無賢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無

人事跡後非無賢人也久故也傳政非無善

政也久故也中間也五帝禹湯有傳政而不

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也

若周之察也非無善政也久故也傳者久則

論略近則論詳略則舉大詳則舉小略謂舉其大綱

詳周備也愚者聞其略而不知其詳聞其詳而不

知其大也惟聖賢乃能以略知詳以小知大也是以文久而滅

節族久而絕凡言不合先王不順禮義謂之

姦言雖辯君子不聽公孫龍惠施鄧析之屬也法先王順

禮義黨學者比也然而不好言不樂言則必

非誠士也言講說也誠士謂至誠好善之士故君子之於言

也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必辯辯謂能談

也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為甚所善謂已

尚也故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觀人以言

美於黼黻文章觀人以言謂使人觀其言黼黻文章皆色之美者白與黑

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聽人之言樂於

鐘鼓琴瑟使人聽其言故君子之於言無厭無厭倦

鄙夫反是好其實不恤其文但好其質而不

屬是以終身不免埤汙傭俗埤汙皆下也謂鄙陋也埤與痺

音同渚水處謂之汙亦故易曰括囊無咎無

譽腐儒之謂也腐儒如朽腐之物無所用也引易以喻不談說者凡

說之難以至高遇至卑以至治接至亂以先

至高至治之道說末世至卑至亂之君所以為難也說音稅未可直至也

遠舉則病繆近世則病傭未可直至言必在援引古今也遠舉

上世之事則患繆妄下舉近世之事則患傭鄙也善者於是間也亦

必遠舉而不繆近世而不傭與時遷徙與世

偃仰緩急羸絀羸餘也羸絀猶言伸屈也府然若渠堰隳

括之於已也府與俯同就物之貌或讀為附渠堰所以制水隳括所以制木

亦猶此也曲得所謂焉然而不折傷言談說

得其意之所謂然故君子之度已則以繩接

人則用拙拙牽引也度已猶正已也君子正已則以繩墨接人則牽引而致之

言正已而馴致人也或曰拙當為拽拙楫也言如以楫擢進舟船也度大各反拙以世反

韓侍郎云拙者繫拙度已以繩故足以為天

下法則矣接人用拙故能寬容因求以成天

下之大事矣成事在衆故君子賢而能容罷罷弱不任

事者音疲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淺粹而能容雜

天是之謂兼術粹專一也兼術兼容之法詩曰徐方既同

天子之功此之謂也詩大雅常武之篇言君子容物亦猶天子之同

徐方也談說之術齊莊以涖之端誠以處之堅

彊以持之分別以喻之譬稱以明之欣驩芬

蔣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常

無不受言談說之法如此人乃信之芬蔣言至芳潔也神之謂自神異其說不敢

慢也說音稅稱尺證反蔣與香同雖不說人人莫不貴猶貴

況其說之夫是之謂為能貴其所貴不使人賤之也傳曰

唯君子為能貴其所貴此之謂也君子必辯

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所善謂所好也而君子為甚

焉是以小人辯言險而君子辯言仁也仁謂忠愛

之道言而非仁之中也則其言不若其默也其

辯不若訥也訥與訥同或引禮記其言訥訥然非言而仁之中

也則好言者上矣不好言者下也故仁言大

矣起於上所以道於下正令是也道與導同正或為政

起於下所以忠於上謀救是也

謀救謂嘉謀匡救此言談

談之益不可已如是也

故君子之行仁也無厭

無厭倦時志

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言

所以好言說由此三者行如字君

子必辯小辯不如見端

端首見端不如見本分

下貴賤之分小辯謂辯說小事則不如見端首見端首則不如見本分言辯說止於知本

分而小辯而察見端而明本分而理聖人

君子之分具矣

此言能辯說然後聖賢之分具

有小人之辯

者有士君子之辯者有聖人之辯者不先慮

不早謀發之而當成文而類

言暗與理會成文理而不失其

類謂不乖悖也

居錯遷徙應變不窮

錯致也居錯安居也錯于故反

是聖人之辯者也先慮之早謀之斯須之言

而足聽

斯須發言已可聽也

文而致實博而黨正是士

君子之辯也

文謂辯說之辭致至也黨與謹同謂直言也凡辯則失於虛詐

博則失於流蕩故致實黨正為重也

聽其言則辭辯而無統

本用其身則多詐而無功上不足以順明王

下不足以和齊百姓然而口舌之均瞻唯則

世德堂刊 不存 卷三

節蓋謂騁其口舌之辯也、嚼唯則足以為奇

節蓋謂騁其口舌之辯也、嚼唯則足以為奇

節蓋謂騁其口舌之辯也、嚼唯則足以為奇

節蓋謂騁其口舌之辯也、嚼唯則足以為奇

節蓋謂騁其口舌之辯也、嚼唯則足以為奇

節蓋謂騁其口舌之辯也、嚼唯則足以為奇

節蓋謂騁其口舌之辯也、嚼唯則足以為奇

節蓋謂騁其口舌之辯也、嚼唯則足以為奇

節蓋謂騁其口舌之辯也、嚼唯則足以為奇

節蓋謂騁其口舌之辯也、嚼唯則足以為奇

節蓋謂騁其口舌之辯也、嚼唯則足以為奇

節蓋謂騁其口舌之辯也、嚼唯則足以為奇

節蓋謂騁其口舌之辯也、嚼唯則足以為奇

節蓋謂騁其口舌之辯也、嚼唯則足以為奇

節蓋謂騁其口舌之辯也、嚼唯則足以為奇

節蓋謂騁其口舌之辯也、嚼唯則足以為奇

節蓋謂騁其口舌之辯也、嚼唯則足以為奇

節蓋謂騁其口舌之辯也、嚼唯則足以為奇

節蓋謂騁其口舌之辯也、嚼唯則足以為奇

節蓋謂騁其口舌之辯也、嚼唯則足以為奇

節蓋謂騁其口舌之辯也、嚼唯則足以為奇

變謂教之使自新也

非十二子篇第六

假今之世假如今之世也、或曰、假借也、今之世、謂戰國昏亂之世、治世則姦言

借亂世以惑眾也、飾邪說、文姦言、以梟亂天

下梟與鴉同欺惑愚眾、喬宇鬼瑣喬與譎同、詭詐也、又余律反、宇

未詳、或曰、宇大也、放蕩恢大也、鬼謂為狂險

之行也、瑣者謂為姦細之行也、說文云、鬼高

不平也、今此言鬼者、其行狂險、亦猶山之高

不平也、周禮大司樂云、大傀裁則去樂、鄭云、

傀猶怪也、晏子春秋曰、不以上為本、不以民

為憂、內不恤其家、外不顧其游、夸言傀行、自

謹於飢寒、命之曰狂僻之民、明上之所禁、使

也、鬼當與傀義同、音五每反、又牛彼反、

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有人矣

混然、無分別、縱情性、安恣睢、禽獸之行、

之貌、言任情性所為、而不知禮義、則不足以

與禽獸無異、故曰禽獸行、睢、香萃反、

世德堂刊 不存 卷三

合文通治不足合於古之文義通於治道然而其持之有故

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妄稱古之人亦有如此者故曰

持之有故又其言論能成文理故是它囂魏

牟也宅囂未詳何代人世本楚平王孫有田公宅成豈同族乎韓詩外傳作范魏牟

牟魏公子封於中山漢書藝文志道家有公

子牟四篇班固曰先在莊子莊子稱之今莊

子有公子牟稱莊子之言以折公孫龍據即

與莊子同時也又列子稱公子牟解公孫龍

之言公孫龍平原君之客而張湛以為文侯

子據年代非也說苑曰公子牟東行懷侯送

之未知何忍情性綦谿利跂忍謂違矯其性

者為定也

與跂義同也利與離同離跂違俗自絜之貌

謂離於物而跂足也莊子曰楊墨乃始離跂

自以為得離力苟以分異人為高苟求分異

智反跂丘氏反苟以分異人為高苟求分異

以為高不足以為合大衆明大分既求分異則

行也苟立小節故不足明大分然而其持之有故

大分謂忠孝之大義也

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陳仲史鮑也

已解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不知齊一

國家之權稱言不上功用大儉約而優差等

知輕重稱尺證反

功用功力也大讀曰太言以功力為上而過

儉約也優輕也輕優差等謂欲使君臣上下

世德... 卷之三

同勞苦也。曾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上下同等，則其中不容分

別而懸隔，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

以欺惑愚衆，是墨翟、宋鈞也。宋鈞，宋人，與孟子尹文、子彭蒙

慎到同時，孟子作宋慎到同時，孟子作宋尚法而無法，下修而好

作，尚上也，言所著書，雖以法為上，而自無法，以修立為下，而好作為言，自相矛盾矣。

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從於俗，言苟順上，下意也。終

日言成文典，及糾察之，則倜然無所歸宿，與

循同，倜然，踈遠貌，宿止也，雖言成文，不可以

典，若反覆糾察，則踈遠無所歸也。

經國定分，取聽於上，取從於俗，故法度不立也。然而其持之有

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慎到、田駢

也。田駢，齊人也，遊稷下，著書十五篇，其學本黃老，大歸名法，慎到已解上。不法

先王，不是禮義，不以禮義為是。而好治怪說，玩琦辯

事而寡功，不可以為治綱紀，然而其持之有

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惠施、鄧析

也，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言其大略，雖法先王，而不知體統。

統

統

謂紀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猶然舒遲貌禮記曰

爾劇繁多也君蓋猶猶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案前古

自造其說謂之五行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

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約結也解說也僻違

不知善類也幽隱無說閉約無解謂其言幽

隱閉結而不能自解說謂但言堯舜之道而

不知其與作方略也荀卿常言法後王治當

世而孟軻子思以為必行堯舜文武之道然

後為治不知隨時設教救當世之弊故言僻

違無類孟子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解佳買

反案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

也言自敬其辭說子思唱之孟軻和之孔子

先君子孔子也之孫名伋字子思孟軻鄒

人字子輿皆著書七篇世俗之溝猶瞽儒

嚶嚶然不知其所非也溝讀為拘拘愚也猶

暗也漢書五行志作區瞽與此義同嚶遂受

而傳之以為仲尼子游為茲厚於後世仲尼

為此言垂德厚於後世也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若夫總

方略齊言行壹統類而羣天下之英傑而告

之以太古教之以至順總領也統謂綱紀類

謂比類大謂之統分

別謂之類羣會合也奧突之間簞席之上歛然聖王之

文章具焉佛然平世之俗起焉西南隅謂之奧東南隅謂之

之突言不出堂室之內也歛然聚集之貌佛讀為勃勃然興起貌突一弔反則六

說者不能入也十二子者不能親也無置錐

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

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言王者之位非諸侯所能畜一國所能容或曰時君不知其賢無一君一國能畜者故仲尼所至輕

去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以為臣況此也言其所成之

也

名比况於人莫與為偶故諸侯莫不願得以

為臣或曰既成名之後則王者之輔佐也況

諸侯莫不願得以為臣乎未知其賢則無國

能容也或曰況猶益也國語驪姬曰衆况厚

之是聖人之不得勢者也仲尼子弓是也一

天下財萬物財與養長生民兼利天下通達

之屬莫不服從通達之屬謂舟車所至人力所通者也六說者

立息十二子者遷化遷而則聖人之得勢者

舜禹是也今夫仁人也將何務哉上則法舜

禹之制下則法仲尼子弓之義以務息十二

子

子之說如是則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畢聖

王之跡著矣信信信也信可信疑疑亦信也疑可

疑者意雖不信皆歸於信貴賢仁也賤不肖亦仁也言而

當知也默而當亦知也故知默猶知言也語論

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當丁浪反故多言而類聖人也

少言而法君子也言雖多而不流洄皆類於禮義是聖人制作者也少

言而法謂不敢自造言說所言皆守典法也多少無法而流洄然

雖辯小人也洄沈也流者不復返沈者不復出也故勞力而不

當民務謂之姦事民務四民之務勞知而不律先王

謂之姦心法律辯說譬諭齊給便利而不順禮

義謂之姦說齊疾也給急也便利亦謂言辭敏捷也此三姦者

聖王之所禁也知而險賊而神用智於險又賊害不測如

神也為詐而巧巧於詐言無用而辯言辯而無用也辯不

惠而察惠順也辭辯不順道理而聰察也治之大殃也行辟

而堅辟讀為僻飾非而好好飾非也玩姦而澤玩與翫同習姦

而使有潤澤也言辯而逆古之大禁也逆者乖於常理知而

無法也其異見勇而無憚輕察辯而操僻淫

為察察之辯而操持大而用之以前數事為

好姦而與眾之謂使人同之也利足而迷苟

利足而迷惑負石而墜謂申徒狄負石投河

不顧禍患也是天下之所弃也兼服天下之心

高上尊貴不以驕人在貴位聰明聖智不以

窮人齊給速通不爭先人剛毅勇敢不以傷

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能必讓然後為德

然後為聖遇君則脩臣下之義遇鄉則脩長

幼之義在鄉黨遇長則脩子弟之義遇友則

脩禮節辭讓之義遇賤而少者則脩告導寬

容之義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恢

然如天地之苞萬物如是則賢者貴之不肖

者親之如是而不服者則可謂詿怪狡猾之

人矣詿與雖則子弟之中刑及之而宜狡怪

之人雖在家人子弟之中詩云匪上帝不時

亦宜刑戮及之况公法乎

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

大命以傾此之謂也詩大雅蕩之篇鄭云老成人伊尹伊陟臣扈之

屬也典刑常古之所謂士仕者厚敦者也合

羣者也士仕謂士之入仕樂富貴者也樂其道也

樂分施者也施或所遠罪過者也遠二願反務事

理者也務使事羞獨富者也使家給人足也今之所

謂士仕者汗漫者也汗漫已解恣

睢者也恣睢已貪利者也觸抵者也恃權勢而忤人

無禮義而唯權勢之嗜者也古之所謂處士

者德盛者也能靜者也處上不仕者也易曰

時處脩正者也知命者也著是者也明著其

事不使人疑今之所謂處士者無能而云能

者也云能自言其能也慎子曰勁而害能則

以言能為云能無知而云知者也利心無足

而佯無欲者也好利不知足而行偽險穢而

彊高言謹慤者也以不俗為俗以不合俗人

自為其俗也

離蹤而跂訾者也

而放蹤跂姿謂離於俗

而恣其志志意皆違俗自高之貌或曰蹤當

為縱傳寫誤耳縱與纒同步也離蹤謂離於

俗而步去跂訾謂跂足自高而訾毀

於人離力智友跂丘弭反訾將此反

士君子

之所能不能為君子能為可貴不能使人必貴

已可貴貴能為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已能為

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已可用謂故君子恥不

脩不恥見汗見汗為人恥不信不恥不見信

恥不能不恥不見用是以不誘於譽不恐於

誹虛譽不能誘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為物

傾側夫是之謂誠君子誠實也謂詩云温温

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也已解在士君子之

容其冠進其衣逢其容良進謂冠在前也逢

謂樂儼然壯然棋然韡然恢恢然廣廣然昭

昭然蕩蕩然是父兄之容也儼然矜莊之貌

貌或當為莊棋然韡然未詳或曰棋祥也吉

也為安恭不憂懼之貌韡當為肆謂寬舒之

貌恢恢廣廣皆容衆之貌昭其冠進其衣逢

昭明顯之貌蕩蕩恢夷之貌

其容慤

敬謹

儉然侈然輔然端然紫然洞然綴

儉然自謙卑之貌侈然恃尊長

綴然瞽瞍然

是子弟之容也

之貌爾雅曰侈恃也郭云江東呼母為侈音紙輔然相親附之貌端然不傾倚之貌紫然

未詳或曰與孽同柔弱之貌洞然恭敬之貌禮記曰洞洞乎其敬也綴綴然不乖離之貌

謂相連綴也瞽瞍然不敢正視之貌

吾語汝學者之鬼

鬼說學者之鬼行已解於上其冠統其纓禁緩其容簡連

謂太向前而低俯也纓冠之繫也禁緩未詳或曰讀為紵紵帶也言其纓大如帶而緩也

簡連傲慢不前之貌紵其禁 填填然狄狄然

莫莫然睨睨然瞿瞿然盡盡然盱盱然

填填然滿

足之貌狄讀為趨跳躍之貌莫讀為貊貊靜也

謂舉止無怙也睨睨未詳或曰睨與規同規規小見之貌瞿瞿瞪視之貌盡盡極視盡

瞻不平或太察也盱盱許于反 酒食聲色之

中則瞞瞞然瞑瞑然

瞞瞞閉目之貌瞑瞑視

佯若不視也 禮節之中則疾疾然訾訾

然謂憎疾 勞苦事業之中則億億然離離然

偷儒而罔無廉恥而忍譏

音後 詢是學者之鬼

也事業謂作業也、億億不勉強之貌、離離不親事之貌、陸法言云、億心不力也、音呂、偷

儒謂苟避事之勞苦也、周謂周冒不畏人之言也、謏詢謂詈辱也、此一章皆明視之狀貌

而辨善惡也、今之所解、或取聲韻假借、或推傳寫錯誤、因隨所見而通之也、第佗

其冠、神禫其辭、第佗其冠未詳、神禫當為冲澹、謂其言淡薄也、禹行

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但宗聖人之威儀而已矣、正

其衣冠、齊其顏色、嗛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

氏之賤儒也、日與謙同、快也、謂自得之貌、終日不言、謂務於沈默、史記、樂毅

與燕惠王書曰、先王以為嗛於志也、偷儒憚事、無廉恥而耆飲

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也、

偷儒已解上、耆與嗜同、此皆言先儒性有所偏、愚者效而慕之、故有此弊也、彼君

子則不然、佚而不惰、勞而不侵、雖逸而不懈、雖勞而不

弛、宗原應變、曲得其宜、如是然後聖人也、宗原

根本也、言根本及應變、皆曲得其宜也、

仲尼篇第七

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是

何也、曰、然彼誠可羞稱也、齊桓五伯之盛者

也言盛者猶如此况其下乎伯讀為霸或曰伯長也為諸侯之長春秋傳曰王命內史

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也前事則殺兄而爭國糾也內

行則姑姊妹之不嫁者七人閨門之內般樂

奢汰般亦樂也汰侈也音太下同以齊之分奉之而不足

分半也用稅賦之半也公羊傳曰師喪分焉外事則詐邾襲莒并

國三十五詐邾未聞襲莒謂相公與管仲謀并國三十五謂滅譚滅遂滅其行事也若是

項之類其餘所未盡聞也

其險汙淫汰也事險而行汙行下孟反彼固曷足稱乎

大君子之門哉若是而不亡乃霸何也曰於

乎夫齊桓公有天下之大節焉夫孰能亡之

於乎讀為嗚呼嘆美之聲大節謂節義也倏然見管仲之能足以

託國也是天下之大知也倏安也安然不疑也大知謂知人之

大也倏他坎反安忘其怒出忘其讎遂立以為仲父

是天下之大決也安猶內也出猶外也言內忘忿恚之怒外忘射鉤之

讎仲者夷吾之字父事之如父故立以為仲號為仲父大決謂斷決之大者也立以為仲

父而貴戚莫之敢妬也不敢妬其親密與之高國之

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高子國子世為齊上卿今以其

位與之本朝之臣謂舊臣也春秋傳管仲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與之書社

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書社謂以社之戶口書於版圖周禮

二十五家為社距與拒同敵也言齊之富人莫有敢敵管仲者也貴賤長少

莫不秩秩焉從桓公而貴敬之是天下之大

節也秩秩順序之貌諸侯有一節如是則莫之能亡

也桓公兼此數節者而盡有之夫又何可亡

也其霸也宜哉非幸也數也其術數可霸非為幸遇也仲

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差稱乎五伯是何

也曰然彼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致至極也非

慕文理也非極有文章條理也非服人心也非以義服之鄉

方略審勞佚鄉讀為向趨也審勞佚謂審知使人之勞佚也畜積脩

闕而能顛倒其敵者也畜積倉廩修戰闕之術而能傾覆其敵也

詐心以勝矣彼以讓飾爭依乎仁而蹈利者

也為讓所以飾爭非真讓也小人之傑也彼

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前章言五霸救時故褒美之此

章明王者之政故言其失孟彼王者則不然

致賢而能以救不肖致疆而能以寬弱戰必

能殆之而羞與之鬪必以義服委然成文以

示之天下委然俯就之貌言俯就人而暴國

安自化矣有災繆者然後誅之有災怪繆戾

非顛倒其敵也故聖王之誅也綦省矣省少也文王

誅四四謂密也阮也共也崇也詩曰密人不

聞崇侯亂而伐之因壘而降史記亦說文王

三征伐與此小異誅者討伐殺戮之通名

武王誅二史記云武王斬紂與妲己尸子曰

頸手汗於血不溫而食當此之時猶猛獸者也周公卒業周公終王

示征伐謂三監淮夷商奄也至於成王則安以無誅矣言

化行刑措也故道豈不行矣哉以此言之道豈不

又以下事明之也文王載百里地而天下所載之

一、百里而天下以有道也桀紂舍之厚於有天下之勢而

不得以匹夫老桀紂舍道雖有天下厚重故

善用之則百里之國足以獨立矣不善用之

十一世堂

則楚六千里而為讎人役

善用謂善用道也讎人秦也楚懷王

死於秦其子襄王為秦所制而役使之也

故人主不務得道而廣

有其勢是其所以危也持寵處位終身不厭

之術

論人臣處位可終身行之之術

主尊貴之則恭敬而傳

傳與傳同卑退也

主信愛之則謹慎而謙

謙與歉同不足也言

不敢自滿也春秋穀梁傳曰一穀不升謂之謙

主專任之則拘守而

詳

謹守職事詳明法度

王安近之則慎比而不邪

謹慎親比

於上而不回邪諂佞

主疏遠之則全一而不倍

不以疏遠而懷

離心主損絀之則恐懼而不然貴而不為夸

夸奢侈也信而不處謙

謙讀為嫌嫌疑間使人疑其作威福

也任重而不敢專財利至則言善而不及也

必將盡辭讓之義然後受

善而不及而如也言已之善寡如不

合當此財利也福事至則和而理禍事至則靜而理

理謂不失其道和而理謂不充屈靜而理謂不墮獲也

富則施廣貧則

用節可貴可賤也可富可貧也可殺而不可

使為姦也

君雖寵榮屈辱之終不可使為姦也

是持寵處位終

身不厭之術也雖在貧窮徒處之勢亦取象

於是矣夫是之謂吉人

徒處徒行或曰獨處也雖貧賤其所立志

亦取法於此也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

昭哉嗣服此之謂也

謂君也媚愛應當侯維

服事也鄭云媚愛茲此也可愛乎武王能此

順德謂能成其祖考之功也服事也明哉武

王之嗣行相考之事謂伐紂定天下引此

者明臣事君亦猶武王之繼祖考也

善處大重理任大事

大重謂大位也

擅寵於萬乘之國必無後患之術莫若好同之

好賢人與援

賢博施除怨而無妨害之

除怨不能耐任之

則慎行此道

耐忍也慎讀為順言人有賢能者雖不欲用必忍而用之則順

已所行之道耐乃代反

能而不耐任

有能者不忍急用之

且恐失寵則莫若早同之推賢讓能而安隨其後如

是有寵則必榮失寵則必無罪是事君者之

寶而必無後患之術也

或曰荀子非王道之

言以術事君曰不然夫荀卿生於衰世意在

濟時故或論王道或論霸道或論強國在時

君所擇同歸於治者也若高言堯舜則道必不合何以拯斯民於塗炭乎故反經合義曲

成其道若得行其志治平之後則亦堯舜之道也又荀卿門人多仕於大國故戒以保身推賢之術與大雅既明且哲豈云異哉故知者之舉事也滿則慮謙謙不足也當其盈滿則思其後不足之時而先防之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曲重其豫猶恐及其既是以百舉而不陷也委曲重多而備豫之猶恐其及既既與禍同孔子曰巧而好度必節勇而好同必勝知而好謙必賢此之謂也巧者多作淫靡故好法度者必得其節勇者多凌物故好與人同者必勝也愚者反是處重擅權則好專事而妬賢能

抑有功而擠有罪志驕盈而輕舊怨

擠排也重傷之也言

輕舊怨謂輕報舊怨

以去嗇而不行施道乎上為重招

權於下以妨害人雖欲無危得乎哉

施道施惠之道

欲重其威福故招權使歸於已

是以位尊則必危任重則必

廢擅寵則必辱可立而待也可炊而僥也

與炊

吹同僥當為僥言可以氣吹之而僵仆僥音竟

是何也則墮之者眾

而持之者寡矣

墮許窺反

天下之行術

可以行於天下之術

以事君則必通以為仁則必聖立隆而勿貳

世德堂刊 荀子卷三

也仁謂仁人、聖亦通也、以事君則必通達、以爲仁則必有聖知之名者、在於所立敦厚

而專一也、此謂可行天下之術也、然後恭敬以先之、忠信以

統之、慎謹以行之、端慤以守之、頓窮則從之、

疾力以申重之、以敦厚不貳爲本、然後輔之、以恭敬之屬、頓謂困躓也、疾

力勤力也、困危之時、則尤加勤、力、而不敢怠惰、申重猶再三也、君雖不知、無

怨疾之心、功雖甚大、無伐德之色、省求多功、

愛敬不勌、如是則常無不順矣、省少也、少所求、即多立功

勞省所以事君則必通、以爲仁則必聖、夫是

景反

之謂天下之術、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事賢、是

天下之通義也、有人也、勢不在人上、而羞爲

人下、是姦人之心也、志不免乎姦心、行不免

乎姦道、而求有君子聖人之名、辟之是猶伏

而咥天、救經而引其足也、辟讀爲譬、匹與毖同、經縊也、伏而毖

天、愈益遠也、救經而引其足、愈益急也、說必不行矣、俞務而

俞遠、俞讀爲愈、故君子時屈則屈、時伸則伸也、在勢

上則爲上、在下則爲下、必當其分、安有勢不在上、而羞爲下之心哉、

世德堂刊 荀子卷三 三十一

荀子卷之三

荀子卷之三

荀子卷之三
君子之於學也，其入也深，其化也速，其積也厚，其長也久。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肢，行乎百體。其於心也，始乎誦，繼乎讀，終乎習。其於身也，始乎禮，繼乎義，終乎信。其於行也，始乎智，繼乎仁，終乎忠。其於德也，始乎誠，繼乎信，終乎德。君子之學也，其入也深，其化也速，其積也厚，其長也久。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肢，行乎百體。其於心也，始乎誦，繼乎讀，終乎習。其於身也，始乎禮，繼乎義，終乎信。其於行也，始乎智，繼乎仁，終乎忠。其於德也，始乎誠，繼乎信，終乎德。

荀子卷第四

唐大理評事楊倞註

儒效篇第八

大儒之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

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倍周也屏蔽及繼屬續也屬

之欲復天下之籍籍謂天下圖籍也聽天下之斷偃

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稱貪焉偃然猶安然固

此位也殺管叔虛殷國而天下不稱戾焉讀

荀子卷第四

世德堂刊 卷之四

為墟，戾暴也。墟，殷國，謂殺武庚。兼制天下，立

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稱

偏焉。左氏傳：成鱣對魏獻子曰：昔武王克商，

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與此數略同。言

四十人，蓋舉成數。又曰：昔周公弔二叔之

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周室。管蔡、邶、霍、魯、衛、毛、

聃、郟、雍、曹、滕、畢、原、鄆、郇、文之昭也。邠、晉、應、韓、

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

之胤也。餘國名，淺學難盡詳究。教誨開導，成

王使諭於道，而能揜迹於文武。開導，謂開通

周公歸周。周公所歸，畿內之國亦名周。春秋

周公黑肩，蓋其後也。言周公自歸

其國也。反籍於成王，而天下不輟事周，然而周

公北面而朝之。待其固安之後，北面為天子

也者，不可以少當也。不可少頃，不可以假攝

為也。周公所以少頃，假攝天子能則天下歸

之，不能則天下去之。是以周公屏成王，而及

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離周也。成王冠成

人，周公歸周，反籍焉。明不滅主之義也。周公

無天下矣，鄉有天下，今無天下，非擅也。鄉，讀

為向。

世傳堂刊 卷之四

下同檀與禪同言成王鄉無天下今有天下

非奪也變勢次序節然也節期也權變次序之期如此也故

以枝代主而非越也枝枝子周公武王之弟故曰枝主成王也以

弟誅兄而非暴也謂殺管叔管叔周公之元也君臣易位

而非不順也時不得不然故因天下之和遂

文武之業明枝主之義抑亦變化矣天下厭

然猶一也厭然順從之貌一涉反非聖人莫之能為夫

是之謂大儒之效秦昭王問孫卿曰儒無益

於人之國漢宣帝名詢劉向編錄故以荀卿為孫卿孫卿子曰儒

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

也謹乎臣子謂使不敢為非致極也人主用之則勢在本朝

而宜言儒者得權勢在本朝則事皆合宜不用則退編百姓而

慤必為順下矣必不為悖亂也雖窮困凍餒必不以

邪道為貪無置錐之地而明於持社稷之大

義嗚呼而莫之能應然而通乎財萬物養百

姓之經紀嗚呼歎辭也財與裁同雖歎其莫已知無應之者而亦不怠惰因棄

常通於裁萬物養百姓之綱紀也勢在人上則王公之材也

在人之上謂在人君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

也雖隱於窮閭漏屋人莫不貴之道誠存也

窮閭窮僻之處閭里門也漏屋弊屋漏雨者也仲尼將為司寇魯司寇也

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

氏踰境而徙皆魯人家語曰沈猶氏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公慎氏妻淫不

制慎潰氏奢侈踰法魯之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魯之粥牛馬者不

豫賈必蚤正以待之者也豫賈定為高價也粥牛馬者不敢高

價言仲尼必先正其身以待物故得從化如此賈讀為價居於闕黨闕黨

之子弟罔不分有親者取多居謂孔子閑居闕黨之子弟罔

不分均有無於分均之孝悌以化之也由孔子以

官有父母者取多也化之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儒

之為人下如是矣王曰然則其為人上何如

孫卿曰其為人上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內禮

節脩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乎

下官百官形見也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

為也此君義信乎人矣通於四海則天下應

之如謹以君義通於四海故應之如謹謹喧也言聲齊應之也是何也

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貴名謂儒名可貴白明顯之貌故近

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竭蹶顛倒也遠者顛

倒趨之如不及然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

從服夫是之謂人師通達之屬謂舟車所至人力所通之處也師長

也言儒者之功如此故可以為人師長也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

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引此以明天下皆

歸之夫其為人下也如彼其為人上也如此何

謂其無益於人之國也昭王曰善先王之道

仁人隆也比中而行之先王之道謂儒學仁人之所崇高也以其

比類中道而行之不為詭異之說曷謂中曰

禮義是也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

以道也重說先王之道非陰陽山川君子之怪異之事是人所行之道也君子之

所道也君子之所謂賢者非能徧能人之所

能之謂也君子之所謂知者非能徧知人之

所知之謂也君子之所謂辯者非能徧辯人

之所辯之謂也君子之所謂察者非能徧察

人之所察之謂也有所正矣苟得其正不必徧能或曰正當

為止言止相高下視境肥序五種君子不如

農人相視也高下原隰也境薄田也五種黍稷豆麥麻謂不失次序各當土宜也

通財貨相美惡辨貴賤君子不如賈人視貨物之

美惡辨其貴賤也賈與佑同設規矩陳繩墨便備用君子

不如工人便備用謂精巧便於備用不恤是非然不然之

情以相薦擢以相恥忤君子不若惠施鄧析

也薦藉也謂相蹈藉擢抑皆謂相陵駕也忤也若夫謫德而定次

謫與商同古字商度其德而定位次本或亦多作謫謫與決同謂斷決其德故下亦有夾

德而定量能而授官使賢不肖皆得其位能

不能皆得其官任使各當其才萬物得其宜事變得

其應慎墨不得進其談惠施鄧析不敢竄其

察竄隱匿也言二子之察無所逃匿君子皆識也言必當理事必當

務是然後君子之所長也凡事行有益於理

者立之行下無益於理者廢之夫是之謂中

事凡知說有益於理者為之無益於理者舍

之夫是之謂中說事行失中謂之姦事知說

失中謂之姦道姦事姦道治世之所棄而亂

世之所從服也若夫充虛之相施易也充實也施

讀曰移移易謂使實者虛虛者實堅白同異之分隔也以堅白異

同之言相分別隔異同異已解上也是聰耳之所不能聽也明

目之所不能見也辯士之所不能言也雖有

聖人之知未能僂指也僂疾也言雖聖人亦不可疾速指陳僂力

主反公羊傳曰夫人不僂何休曰僂疾也齊人言也不知無害為君子

知之無損為小人工匠不知無害為巧君子

不知無害為治君子卿大夫也王公好之則亂法百

姓好之則亂事事謂作業而狂惑驚陋之人乃始

率其羣徒辯其談說明其辟稱老身長子不

知惡也慧愚也辟音譬稱尺證反身也夫是之

謂上愚有偏僻之見非昧然無知曾不如好

然亦不免於愚故曰上愚

世德堂子

卷四

七

相雞狗之可以為名也有惠施鄧析之名尚不如相雞狗之名也

詩曰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

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此之謂也詩小雅何人斯之篇

毛云蜮短狐也靦姑也鄭云使汝為鬼為蜮則汝誠不可得見也姑然有面目汝乃人也

人相視無有極時終必與汝相見也引此以喻狂惑之人也我欲賤而貴

愚而智貧而富可乎曰其唯學乎彼學者行

之曰士也彼為儒學者能行則為士也士者脩立之稱敦慕焉君

子也敦厚慕之知之聖人也知之謂通於學也於事皆通則與聖人無

異也上為聖人下為士君子孰禁我哉為學之後則誰能禁我使不為

聖人君子也鄉也混然塗之人也俄而並

乎堯禹豈不賤而貴矣哉混然無所知之貌並比也鄉音向塗

與途同鄉也效門室之辨混然曾不能決也效

辨別也向者明白門室之別異猶不能決言所知淺也俄而原仁義分

是非圖迴天下於掌上而辯白黑豈不愚而

知矣哉原本也謂知仁義之本圖謀也迴轉也言圖謀運轉天下之事如在掌上

也鄉也胥靡之人俄而治天下之大器舉在

此豈不貧而富矣哉胥靡刑徒人也胥相靡繫也謂鑲相聯相繫漢

書所謂銀鐺者也舉皆也顏師古曰聯繫使相隨而服役之猶今囚徒以鑲連枷也今

有人於此胥然藏干溢之寶雖行貸而食人

謂之富矣胥然雜碎衆多之貌行貸行乞也貸士得反彼寶也者

衣之不可衣也下衣於既反言已為衣則不可衣著食之不可

食也賣之不可僂售也僂疾然而人謂之富何

也豈不大富之器誠在此也喻學者雖未得衣食亦猶藏干

金之寶也是杆杆亦富人已豈不貧而富矣哉杆杆

即于于也自足之貌莊子曰聽居居視于于也故君子無爵而貴無

祿而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窮處而榮獨居

而樂豈不至尊至富至重至嚴之情舉積此

哉舉皆也此儒學也其情皆在此故人尊貴敬之故曰貴名不可以

比周爭也不可以夸誕有也不可以勢重脅

也必將誠此然後就也貴名人所貴儒學之名此身也爭之

則失讓之則至遵道則積夸誕則虛遵道則自委積

夸誕則尤益空虛故君子務脩其內而讓之於外務

積德於身而處之以遵道如是則貴名起之

如日月天下應之如雷霆衆應之聲如雷故曰君子

隱而顯微而明辭讓而勝詩曰鶴鳴于九臯

聲聞于天此之謂也詩小雅鶴鳴之篇毛云

鄭云臯澤中水溢出所為坎自外數至九喻深遠也鄙夫反是比周而

譽俞少鄙爭而名俞辱煩勞以求安利其身

俞危俞讀為愈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

讓至于已斯云此之謂也詩小雅角弓之篇引此以明不責已

而怨人故能小而事大辟之是猶力之少而任

重也舍粹折無適也舍除也粹讀為碎除碎折之外無所之適言必

碎折身不肖而誣賢是猶偃伸而好升高也指

其頂者愈衆偃偻也伸讀為身字之誤也偃身之人而彊升高則頭頂尤低

屈故指而笑之者愈衆故明主譎德而序位所以為不

亂也忠臣誠能然後敢受職所以為不窮也

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辯之極也謂皆

當其序不窮謂通於其職詩曰平平左右亦

列也言儒為治辯之極也

是率從是言上下之交不相亂也詩小雅采菽之篇

云平平辨治也交謂上下相交接也以容俗為善以貨財為寶

以養生為已至道是民德也養生為已至道謂莊生之徒民

德言不知禮義也行法至堅不以私欲亂所聞如是

則可謂勁士矣行法至堅好脩正其所聞以

矯飾其情性行法謂行有法度行下孟反矯與矯同其言多當

矣而未諭也其行多當矣而未安也其知慮

多當矣而未周密也未諭謂未盡曉其義未安謂未得如天性安行

之也周密謂盡善也上則能大其所隆下則能開道不

已若者如是則可謂篤厚君子矣脩百王之

法若辨白黑應當時之變若數一二如數一

行禮要節而安之若生四枝要邀也節節文也言安於禮節

若身之生四枝不以造物為也要一遙反下要時同要時立功之巧

若詔四時邀時立功之巧謂不失機權平正

和民之善億萬之眾而博若一人如是則可

謂聖人矣雖博雜眾多如理一人之少井井兮其有條理

也井兮良易之貌有條理也嚴嚴兮其能敬已也嚴兮有威重之

貌能敬已不可以于分分兮其有終始也事

非禮也嚴或為儼當其分即無雜亂故猷猷兮其能長久也足

也亂生於不足故樂樂兮其執道不殆也殆

知足然後能長久韶韶兮其用知之明也韶韶明見之

其用統類之行也脩脩整齊之貌統類綱綏

綏兮其有文章也紀也言事不乖悖也熙熙兮

其樂人之臧也熙熙和貌隱隱兮其恐人之不

當也隱隱憂戚貌恐人皆行事不當如是則

可謂聖人矣此其道出乎一曷謂一曰執神

而固執持精神堅固曷謂神曰盡善挾洽之謂神萬

物莫足以傾之之謂固挾讀為浹神固之謂

聖人聖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

百王之道一是矣管樞要也故詩書禮樂之

歸是矣詩言是其志也是儒書言是其事也

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

微也微謂儒之微旨一字為褒貶故風之所

以為不逐者取是以節之也風國風逐流蕩也國風所以不

隨荒暴之君而流蕩者取聖人之儒道以節之也詩序曰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

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小雅之所以為小雅者取

是而文之也雅正也文飾也大雅之所以為大雅者

取是而光之也頌之所以為至者取是而通

之也至謂盛德之極天下之道畢矣鄉是者臧倍是

者亡鄉是如不臧倍是如不亡者自古及今

未嘗有也是皆謂儒也鄉讀為向客有道曰孔子曰周

公其盛乎言其德盛身貴而愈恭家富而愈儉勝

敵而愈戒戒備也言勝敵而益戒備荀卿應之時有客說孔子之言如此應

之曰是殆非周公之行非孔子之言武王崩

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履天子之籍

負扆而坐戶牖之間謂之扆諸侯趨走堂下當是時

也夫又誰為恭矣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

姬姓獨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孫苟不狂惑

世志錄 卷四 三

者莫不為天下之顯諸侯孰謂周公儉哉武

王之誅紂也行之日以兵忌武王發兵日以兵家所忌之日

東面而迎太歲迎謂逆太歲也尸子曰武王伐紂魚辛諫曰歲在北方不

北征武至汜而汜至懷而懷汜水名懷地名書曰覃懷底績

孔安國曰覃懷近河地名謂至汜而適遇水

汎漲而至懷又河水汎溢也呂氏春秋曰武

王伐紂天雨日夜不休至共頭而山隧共河內縣名

也山名隧謂山石崩摧霍叔懼曰出三日而

五災至無乃不可乎霍叔武王弟也出行也周居豐鎬軍出三日未

嘗至共蓋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境土已近於洛矣或曰至汜之後三日也周公

曰剝比干而囚箕子飛廉惡來知政夫又惡

有不可焉比干紂賢臣箕子紂諸父箕國名子爵也飛廉惡來皆紂之嬖臣飛

廉善走惡來有力也遂選馬而進選揀也朝食於戚暮宿

於百泉杜元凱云戚衛邑在頓丘衛縣西百泉蓋近朝歌地名左氏傳曰晉人敗

范氏于厭且於牧之野厭掩也夜掩於日謂未明已前也厭於甲

反鼓之而紂卒易鄉倒戈而攻後也鄉讀日向遂乘殷人

而進誅紂乘其倒戈之勢蓋殺者非周人因殷人也

世德堂刊 卷之四

非周人殺之、因殷倒戈之勢、自殺之也。故無首虜之獲、無蹈難

之賞。周人無立功受賞者。反而定三革、偃五兵。定息偃化也。皆

不用之義。三革、犀也。兕也。牛也。考工記曰：函人爲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穀梁

傳曰：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范甯云：五兵、矛戟鉞楯弓矢。國語說齊桓定三革、偃五刃。

韋昭云：三革、甲冑盾也。五刃、刀劍矛戟矢也。合天下立聲樂。合天

侯歸一統也。於是武象起、而韶濩廢矣。武象、周武

王克殷之後樂名。武亦周頌篇名。詩序云：武奏大武也。禮記曰：下管象、朱干玉戚、以冕而

舞。大武、韶濩殷樂名。左氏傳曰：吳季札見舞韶濩者、蓋殷時兼用舜樂。武王廢之也。四

海之內、莫不變心易慮、以化順之。故外闔不

閑。闔門扉也。跨天下而無斬。跨越也。斬求也。越天

亦人皆與之。不待求。當是時也、夫又誰爲戒矣哉。太平

誰復備戒。造父者、天下之善御者也。無輿馬、則無

所見其能。造父、周穆王之御者。羿者、天下之善射者也。

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羿有窮之君。逐夏

儒者、善調一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

見其功。輿固馬選矣、而不能以至遠。一日而

千里則非造父也、弓調矢直矣、而不能以射
遠中微、則非羿也。善射者既能及遠、又中細微之物。用百里
之地、而不能以調一天下、制疆暴、則非大儒
也。彼大儒者、雖隱於窮閭漏屋、無置錐之地、
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
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況乎諸侯、
莫不願得以為臣。已解非十子篇。用百里之地、而
千里之國、莫能與之爭勝、笞棰梟國、齊一天

下、而莫能傾也、是大儒之徵也。傾危、徵驗。其言有

類、其行有禮。類善也、謂比類於善、不為狂妄之言。其舉事無悔

其持險、應變曲當。險危也、待危應變、皆曲得其宜、當丁浪反。與時

遷徙、與世偃仰。隨時設教。千舉萬變、其道一也、是

大儒之稽也。其道一、謂皆歸於治也、故禹湯文武事跡不同、其於為治一也。

稽考也、成也。其窮也、俗儒笑之、其通也、英傑化之、

鬼瑣逃之。倍千人曰英、倍萬人曰傑、言英傑之士、則慕而化之、狂怪之人、則畏

而逃、去之、邪說畏之、眾人愧之、為成功之後、故自

世德堂刊
荀子卷四
其

愧也、愧或為貴也、名儒通則一天下、窮則獨立貴名、天

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汗、非大儒

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故有俗人者、有俗

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辨儒者之異也不學問、無

正義、以富利為隆、是俗人者、逢衣淺帶、解果

其冠、逢大也、淺帶博帶也、韓詩外傳作逢衣博帶、言帶博則約束衣服易也、故曰淺

帶、解果未詳、或曰、解果狹隘也、左思魏都賦曰、風俗以釐、俛為嬾、釐下界反、俛音果、嬾音

獲、靜好也、或曰、說苑、淳于髡謂齊王曰、臣笑鄰圃之祠田、以一壺酒、三鮒魚、祝曰、蠃螺者

宜禾、汙邪者、百車、蠃螺蓋高地也、今略法先

王而足亂世術、略粗也、粗法先王之遺言、不知大體、故足以亂世法、韓詩

外傳作略法先王繆學雜舉、不知法後王而

壹制度、不知隆禮義而殺詩書、後王後世之王、夫隨當時

之政而平制度、是壹也、若妄引上古、不合於時、制度亂矣、故仲尼修春秋、盡周法、韓詩外

傳作不知法先王也其衣冠行偽已同於世俗矣、然而

不知惡者、衣冠即上所云逢衣淺帶之比、其行偽謂行偽而堅、行下孟反其

言議談說已無異於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分

別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

呼謂稱舉得委

積足以揜其口則揚揚如也

揚揚得意之貌

隨其長

子事其便辟舉其上客僂然若終身之虜而

不敢有他志是俗儒者也

長子謂君之世子也便辟謂左右小臣親

信者也便婢延反辟讀為嬖舉其上客謂褒美其上客冀得其助也僂字書無所見蓋環

統囚拘之貌莊子曰法後王一制度隆禮義

而殺詩書其言行以有大法矣然而明不能

齊雖有大體其所見之明猶未法教之所不

能齊言行使無纖介之差

及聞見之所未至則知不能類也

有所未知則不能取

比類而通之也禮記雖先王未

之有可以義起是能類者矣知之曰知之

不知曰不知內不自以誣外不自以欺

不自欺人

以是尊賢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者也

雅有

德之法先王統禮義一制度以淺持博以古

持今以一持萬

以淺持博謂見其淺則可以執持博也先王當為後王以

古持今當為以今苟仁義之類也雖在鳥獸

之中若別白黑

善類在鳥獸之中倚物怪變

所未嘗聞也所未嘗見也卒然起一方則舉

統類而應之無所擬恁倚奇也韓詩外傳作

疑讀為疑恁與作同奇物怪變卒然而起人所難處者大儒知其統類故舉以應之無所

疑滯慙張法而度之則晻然若合符節是

大儒者也既無所疑作故開張其法以測

錯也度大各反晻與暗同符節相合之物也

周禮門關用符節蓋以全竹為之剖之為兩

各執其一合以為為驗也故人主用俗人則萬乘之國

云不義而好用俗儒則萬乘之國存僅用

雅儒則千乘之國安用大儒則百里之地久

外國多患難用大儒然後三年天下為一諸

然後可以長久也而後三年天下為一諸

侯為臣長久之業既成又三年修德化則可

以一天下臣諸侯蓋殷湯周文皆化

伯錯讀為措伯讀為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

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至

於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行之則通明之謂

聖人通明於事聖人也者本仁義當是非齊

世德堂刊

荀子卷之九

年

言行不失毫釐無他道焉已乎行之矣當丁浪反

已止也言聖人無它在故聞之而不見雖博

必謬雖博聞必見之而不知雖識必妄見而不知

雖能記識必昧於指知之而不行雖敦必困

苟不能行雖所知不聞不見則雖當非仁也

多厚必至困躓也君子之通明者非仁人

雖偶有所當非仁人其道百舉而百陷也言

中之道百舉而百陷無一可免也故人無師無法而知則必

為盜勇則必為賊云能則必為亂云能自察則

必為怪惠施鄧析之比辯則必為誕人有師有法而

知則速通勇則速威云能則速成察則速盡

辯則速論察則速盡謂有聽察之性則能故

有師法者人之大寶也無師法者人之大殃

也人無師法則隆情矣有師法則隆性矣厚隆

也厚於情謂恣其情之而師法者所得乎情

非所受乎性不足以獨立而治情謂喜怒哀

者也言師法之於人得於外情非天性所受故性不足獨立而治必在因外情而化之或

曰情當為積所得乎積習非及於天性既性

也者吾所不能為也然而可化也言天性非吾自能為

也必在化情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為乎

而為之也言情非吾天性所有然可以外物誘而為之或曰情亦當為積積習與天然有殊故曰非

吾所有雖非所有注錯習俗所以化性也

然而可為之也注錯習俗所以化性也

猶措置也併讀為

錯干故反併讀為

師法貳習以為俗則移

謂異端其志安之既久

則移本質并一而不貳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

故積土而為山積水而為海旦暮積謂之歲

至高謂之天至下謂之地宇中六指謂之極

六指上下四方也盡六指之遠則為六極言積近以成遠塗之人百姓積

善而全盡謂之聖人彼求之而後得為之而

後成積之而後高盡之而後聖故聖人也者

人之所積也言其德行委積人積耨耕而為農夫積

斲削而為工匠積反貨而為商賈反讀為賈積禮

義而為君子工匠之子莫不繼事而都國之

民安習其服安習其土風之衣服居楚而楚居越而越

居夏而夏謂中夏是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靡順

也順其積習故能然故君子知謹注錯慎習俗大積靡則

為君子矣大積靡謂以順積習為也縱情性而不足問學

則為小人矣為君子則常安榮矣為小人則

常危辱矣凡人莫不欲安榮而惡危辱故唯

君子為能得其所好小人則日徼其所惡徼與邀同招也

詩曰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於宵反

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為荼毒此之謂也

詩大雅桑柔之篇迪進也言厲王有此善人不求而進用之忍害為惡之人反顧念而重

復之故天下之民貪亂安然人論論人之善為荼毒之行由王使之然也論論虛困

反志不免於曲私而冀人之以已為公也行

不免於汗漫而冀人之以已為脩也汗穢也漫欺誑

也漫莫其愚陋溝壑而冀人之以已為知也

是衆人也溝音寇愚也溝壑無知也衆人謂衆庶也志忍私然後

能公行忍情性然後能脩忍謂矯其性知而

好問然後能才

其智慮不及常好問然後能有才藝

公脩而才

可謂小儒矣

皆矯其不及故為小儒也

志安公行安脩知

通統類如是則可謂大儒矣大儒者天子之

三公也

其才堪王者之佐也

小儒者諸侯大夫士也衆

人者工農商賈也禮者人主之所以為羣臣

寸尺尋丈檢式也人倫盡矣

檢束也式法也度也寸尺尋丈

所以知長短也檢束所以制放佚大儒可為天子三公小儒可為諸侯大夫禮可以摠統羣臣人主之柄也倫讀為論或曰倫等也言人道蓋盡於禮也君子言有壇

宇行有防表道有隆

累土為壇宇屋邊也防隄表標也言有壇宇謂

有所尊高也行有防表謂有標準也

言道德

之求不下於安存

此道德或當為政治以下有道德之求故誤重寫耳

故下云諸侯問政不及安存則不告也謂人以政治來求則以安存國家已上之事語之

言志意之求不下於事

以脩其志意來求則語為士已上之事

言道德之求不二後王

道德教化也人以教化來求則言當時之

切所宜施行之事不二後王即告不道過三代謂之蕩遠則為浩蕩難信也法二後王

世德堂刊

法二後王

法二後王

謂之不雅雅正也其治法不論當時之高之

下之小之臣之不外是矣臣當為巨雖高不

防表也 是君子之所以騁志意於壇宇宮庭也

宮謂之室庭門屏之內也君子雖騁志意論

說不出此壇宇宮庭之內也是時百家異說

多妄引前古以亂當世故荀卿屢有此言之也故諸侯問政不及安

存則不告也匹夫問學不及為士則不教也

百家之說不及先王則不聽也及先王之道

妄起異端則君子不聽之也夫是之謂君子言有壇宇行

有防表

荀子卷第四

